

第二十一回 花園營有女傷春 汴河橋無心遇舊

詩曰：

彩雲開處見仙人，莫把仙人便認真。
柳葉自然描翠黛，挑花原自點朱唇。
手中扇影非為扇，足下塵生不是塵。
如肯參禪乾屎橛，須知糞溺有香津。

按下雲娘在淮安暫且棲身不題。卻說水氏紅繡鞋與使女紅香，只因得南宮吉之寵，作了許多淫孽，報應不爽：罰紅繡鞋托生在鮑指揮家為女，改名丹桂；罰紅香托生在卞千戶家為女，改名香玉。因同是在京武職官，遂做了乾親家。不上五六歲，俱已定了婚姻，丹桂許了侯指揮之子，香玉許了王千戶之了。後來徽宗靖康年間，金兵搶進關來，童貫上了一本，把京營武職官兒，都調在邊關外把守，做了營頭。一時間，各攜家眷，領兵起身，各守汛地去了。鮑指揮是山西居庸關參將，卞千戶是真定府游擊。不料靖康六年，金兵乾離不南侵，鮑指揮奉著延安府經略種師道的令箭，管西路紮營。不消金朝大軍進來，只前哨就殺了個乾淨，眾軍望風而走，鮑指揮自刎而亡。那卞游擊守真定府，只有守城的老弱兵馬不上一千。先一次，到城下就降了。不料金兵受幣講和退去，被種經略查失去城池，把這些降將正了軍法，一概斬首。他兩家武官，人亡家破，流落在本管地方，寡婦孤女，一貧如洗，或是績麻紡線，貧不聊生。原只望平定了，僱輛車回汴梁來，找尋舊日家業，誰料金兵得了中原，宋高宗南渡，一亂就是八九年。女兒漸漸長成了，又不知那公婆、女婿存亡下落，就是卞鮑兩乾親家，隔了河北、山西，數年間那得個信息。兩家在外，窮苦無依，如飄蓬落葉，不消細講。

到了建炎二年，宗澤守汴京，立下營寨，拜曲端為大將，收了王善百萬軍，招撫逃民，開屯復業。這須在外窮民，盡回東京，如水歸相似。卻說鮑指揮娘子因丈夫不在，又嫁了一個姓阮的守備，是汴梁人，年紀七十歲了。因有個十二歲兒子，又喪了妻子，沒人看管，聽見說鮑指揮娘子是汴梁人，要娶他續弦。鮑家娘子才四十三歲，也愁外鄉難住，揀擇不的年紀，沒奈何就接了首帕，胡亂成了夫婦。

這丹桂姐年已十四歲了，生的比花花解語，似玉玉生香。原是京城打扮，又纏的山西大同的小腳兒，真是風流絕代。因家貧，沒甚麼妝束，天然雅素，但見他：

面皮兒不紅不白，身端兒不瘦不肥。紅馥馥的朱唇，香生春色；

碧澄澄的青眼，光轉秋波。動人處，天香國色，只堪雅淡梳妝；照影時，月魄冰心，不厭尋常包裹。盤頭水作油，浮水游魚沉不見；對面花為鏡，採花蛺蝶見還疑。

這阮守備聞得宗元帥招撫逃民，趁此機會，就僱了兩輛鬼頭車兒，載了這十二歲的兒子和這隨娘改嫁的女兒丹桂姐，一路回汴梁來。說不盡風餐水宿，到了自己住的剪子巷，找尋他的子姪，都不知搬在那裡去了。一所舊房，被官改造成造盔甲的廠，那裡還有家裡？沒奈何，賃了三間房在花園營裡，隔著汴河，使家人李小乙開個冷燒酒店，老守備在門首坐著上賬，鮑丹桂自和母親在屋裡做須針指，替人縫衣做鞋，得須錢來度日。阮守備這個兒子，年雖十二，甚是癡呆，吃飯穿衣，不知道東西南北，屙屎溺尿，也要人領他去，順口叫做憨哥，鮑家母女好不嘔氣。這裡按下不題。

卻說這汴梁，自宗澤安下營寨，整練軍馬，不消半年，兵馬錢糧件件俱足，城池寨堡，整舊如新，把金人連敗了二陣，拔營而去，不敢近河北來。宗澤連連上本，要定日過河，與金兵決戰，恢復失去城池，以報二帝之仇。不料朝裡汪黃二相，力勸高宗要與金人講和，怕宗澤過兵，惹動金兵，再開了江南邊釁，屢疏不聽；收得王善人馬，請旨封賞，俱不準行；把士氣大沮。宗澤憤氣，生出背疽，一月而亡，臨死，大叫「過河」三聲，其氣方絕。因此人心解體。幸得東京大將曲端鎮守了幾年，人民歸業，略有太平光景。

這汴梁原是繁華之地，士女極是奢侈，好遊春看景的，雖經了大亂，那風俗到底不改。遇著佳節，都要出城外汴河之上，一般走馬賣解、品竹彈箏、打彈拋毬、擊鷹架犬，弄百般雜戲兒頑耍。那一時是建炎三年二月，清明佳節，但見：

重重煙霧，淡淡風光。輕寒輕暖，佳人初試薄羅裳；乍雨乍晴，蕩子共游芳草地。綠楊外鞦韆，對對紅妝雙跨鳳；青林邊獵騎，紛紛錦襖亂飛鷹。彈棋蹴鞠，五陵豪俠藏鉤；撥阮調箏，百斗狹斜博醉。柳外青樓皆繫馬，車中紅袖不垂簾。

那鮑丹桂年已十六歲，不消說容顏嬌麗，又且絕世聰明。看著那陽和天氣，柳葉兒半青半黃，杏花兒半開半落，汴河上的遊人婦女，俱是香車寶馬、巧樣的釵梳、異色的綾羅，滾滾香塵，如雲霞相似，自己卻穿著一身粗布衣服，清水梳頭，連油也不見一點。慳慳春氣，又沉又暈，想到鄰家去打鞦韆，又沒件衣服，怎樣去？又想道：「從小的公婆、夫婿，不見個音信！」倚窗默默無言，不覺弔下兩行珠淚，正是對景傷春。有《浣溪紗》詞：

燕蹴新泥墮畫梁，海棠紅豔妒羅裳，日斜無事暗思量。

柳綠春眠無限恨，桃花香暖不成妝，難將心事寫紗窗。

不消說這丹桂姐年少懷春，是女兒家的本等。卻說他母親從著鮑指揮時，在京城和這一答女客們當會遊春，何等風流富貴，耍笑風騷。夫婦二人，原是一對京城裡在行的妙人兒。一時沒奈何，嫁了個老守備，吃的是粗茶淡飯。到晚上的牀來，這老官兒倒下頭，一覺鼾睡，直聒到天明，再叫不醒。就是一月間，勉強來奉承一兩遭，一似那殺敗的殘兵，望著城門，先拋槍棄甲，弄了半日，還是根折槍桿，才有須氣兒，又滾出來了。這鮑指揮娘子，今年四十五歲，是經過大風大雨的，守了一年活寡，見這須春色，想起富貴時節，在岳廟林下，多少妯娌姊妹頑耍，今日到了這個盡頭日子。看見女兒落下淚來，一面勸道：「我兒，你有了這般人才，怕沒有好對兒，因甚麼悽惶？」說著，不禁也弔下淚來。

娘女兩個正自悲切，忽鄰捨家一女，也有十五六歲。他父親是吳銀匠，亂後起家，開個小當店，常過來與丹桂說話耍子。今上牆來，探著半截身子道：「姐姐，你不去河上要耍？聞得清明河上柳林裡有三起會。一起是走黃河九曲的會，札下九層門，隨人進去，再走不出來。一起是團鞦韆會，只用一個車輪兒，這須婦女扳著短牆，用個滑車，團團轉轉起來，飛也似和花蛾一般，打的好不愛人；到了半天裡，膽小的還有唬出屎來的。又有一起香孩兒會，旗旛竹架札在半天裡，把人家好孩兒，扮做（他過海）（子手）

音、蟾宮折桂、唐明皇游月宮，各樣的故事。這時節，誰肯家裡坐著？我母親著我來問阮奶奶，一答兒好去走走，一路也好回來。」說著話，丹桂姐揩揩眼淚道：「就是去，我娘女們也沒有衣裳穿，那裡去借？」那女兒道：「俺今日要請個兩姨妹子，他送了衣裳來，因犯了心疼病不來了。現放著衣裳兩三套，店裡當的簪子、珠冠兒、環兒，都戴不了。你肯同去，我就送來。」丹桂姐點了點頭，那兒女下牆去了。過不多時，只見又上牆來，送過一個包袱。打開看看，包著四套衣裳。又是一個匣子，盛的釵環翠花。丹桂母女看見，不覺笑上臉來，便道：「為沒衣裳穿，不得出去踏青，哭的眼也紅了，怎麼天假其便的，就有姑娘來請你陪去走走！」

說不及話，吳銀匠媳婦也過來了，道：「阮奶奶，你也忒煞拘緊姑娘，這樣節令，誰家不出去！女兒只管死坐著，憂煎出病來。」又看著丹桂道：「這樣一表人材，出去著人家看看，也好來提親。常言：有珠不露，誰知是寶。你老人家也還是半老佳人，也在這河崖上走走就回來。也是一年一個清明，這樣大亂年景，知道要上幾遭？」說畢，阮守備進來說：「娘們走走去，大家早回來，我在家裡看門罷。」也只為不得已，借著游耍，安他久曠的心。老人家娶了少婦，多是如此陪罪。說畢，阮奶奶替女兒梳了頭，插上釵環珠翠，又撿紅縐紗上好的衣裳與丹桂穿，打扮得十分俏麗，自家也穿戴起來。丹桂還只管對著鏡子收拾，吳銀匠媳婦母子已收拾完，立在門首來催了，丹桂只得跟著娘走出門。

大家同沿著河，往柳林中去耍子。才走不得裡許路，早看見桃紅柳綠，桃柳下東一攢，西一簇，都是遊人吃酒作樂。也有吹彈歌舞的，也有猜權行令的，也有抱著小優兒親嘴狂飲的，也有攜美妓女勾肩搭背的，都頑成一團，耍成一塊。不一時，會來了，更裝扮妖豔風流，亂人耳目。丹桂看在眼裡，先是又羞又愛，後來又喜又饞，不覺心裡跳的肉也麻了，其實按納不下。就是老實女兒，到了這個男女混雜處，還要想到那個滋味處，何況丹桂前生又是鑽骨透髓風騷一個水氏紅繡鞋，他一靈不昧，怎麼不現出本相來？

走了幾處，又有那些走馬的、打團鞦韆的、走黃河的。天色過午，只得路傍坐在一座亭子上。忽見一輛小車，搭著席棚，載著一個婦人，約有四十多年紀。又一個女兒，有十分姿色。車夫也來林裡歇涼，買了兩個燒餅、兩碗粉湯，送到車上去，給那婦女吃。這吳銀匠媳婦問道車夫：「是那裡來的？」車夫道：「來的遠著哩，從真定府直走到了汴梁，有半個月了。」說畢，見車上婦人探出頭來，看了一回，又看著阮奶奶道：「你不是鮑嬌子麼！怎麼坐在這裡？」阮奶奶一看，才認得是卞千戶娘子：「我的十年前乾親家，在這路上相遇，不是你看見，我就當面不認得了。」

婦人連忙下車來，扶著女兒香玉，出來拜見鮑奶奶母女二人。原來香玉、丹桂六歲上分別，今已十年，俱是十六歲，各各長成。雖依稀彷彿，也認不真，卻你見我如花，我見你似玉，彼此相愛，十分歡喜。阮奶奶就問道：「卞奶奶，你既到此，可曾打點下住處麼？」卞千戶娘子道：「離了多年，親戚都不知那裡去了，住處正要尋哩。」阮奶奶道：「若沒住處，何不且到我家去落落腳著。」卞千戶娘子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嬌嬌家若落腳住得，可知好哩！」阮奶奶道：「自家姊妹，怎麼住不得！日已西下，就同去罷。」因大家起身，走上路來。到了家門首，吳銀匠家們拜了兩拜家去了。

阮守備見丹桂娘們領著兩個婦女進門，問道來歷，阮奶奶說是兩姨姊妹，今日從真定府回來，留下住兩日，好尋他的房子。阮守備看見一個半老佳人，又領著個絕色女兒，又沒個男人，連忙請進屋裡去，也就動了個不安本分的心腸，借色圖財的惡念。想了一想：「如今金兵亂後，料他沒有親人，我又添上一個女兒，少也得幾十兩銀子財禮。」歡歡喜喜去買了須小菜下飯，讓他母子坐下，大家飲酒吃飯。久別相逢，歡喜非常。車夫將他娘們的被囊皮箱搬下來，找完了車價去了。丹桂姐把衣服首飾送還吳銀匠家不題。

原來阮守備住的兩進房子，一間門面賣酒，後三間，中間供著佛像，他兩口兒住了東間，丹桂姐住了西間，沒有閒房安歇。如今只得自己在中間支起兩根凳子來自睡，把臥房讓與卞千戶娘子和渾家宿歇，兩個女兒同住西間。這一夜，阮守備也吃了幾杯燒酒，不合動了須邪火。睡到半夜裡，那陽物有鬚生氣，只推起來淨手，悄悄的摸進房來。用手一摸，見兩個婦人睡在兩頭，把渾家捏了一把醒來，推下牀坐馬桶去了。守備扒上牀來，見卞千戶娘子皮滑如脂，只推睡著，可霎作怪，不知怎麼把陽物一挺就進去了。抽了兩抽，卞千戶娘子久曠如火，慢慢相迎。誰料老陽不剛，一舉而泄，甚覺有趣，甚愧無情，只得親了個嘴，下牀自睡去了。想了一夜：「怎肯叫他母子別尋房住？恰好牆西有個尼姑庵兒，叫他母子暫借他房住幾日，再作理會。」一夜歡喜不盡。那知道京城娘子慣乾這個買賣，原是他渾家定下此計，要添上一條繩子，打發老守備的催命索。正是：

老陰遇老陽，瓦罐不離井上破；
魔女逢妖女，熟油同向鼎中熬。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